



City of Fireworks 烟火之城

铜淦◎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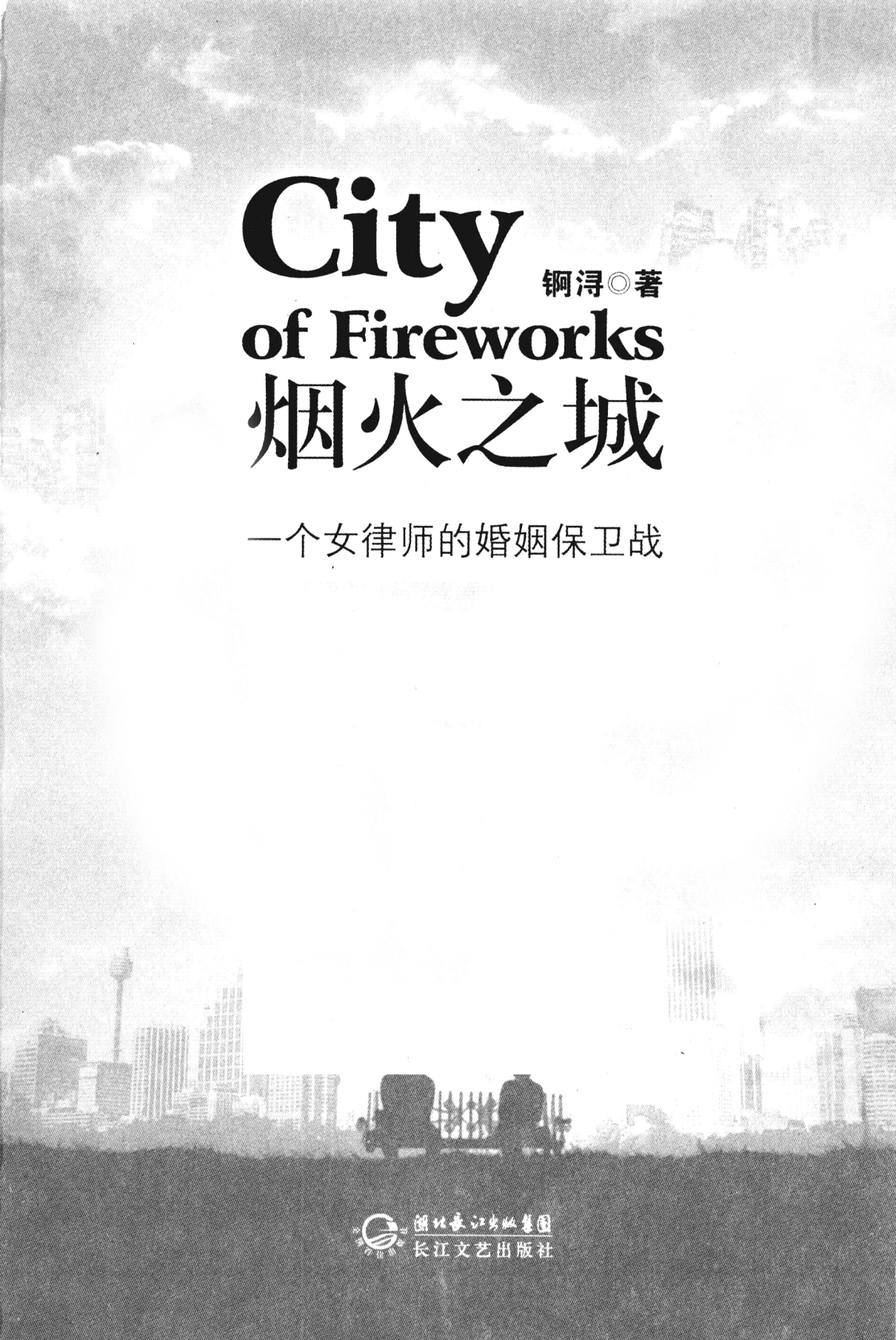
一个女律师的婚姻保卫战

面对感情的背叛，女人还有第三条道路可走吗？

网络人气作家铜淦继《你，不该背叛我们的婚姻》之后，给出了答案
六段婚姻，六种感情，折射出饮食男女的悲欢情伤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City of Fireworks 烟火之城

钢浔◎著

一个女律师的婚姻保卫战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烟火之城/钢得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12

ISBN 978-7-5354-4689-3

I. 烟… II. 钢…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4077 号

责任编辑:康志刚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天行云翼

责任印制:左 怡 邱 莉

出版: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今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00 毫米×1030 毫米 1/16 印张:15.875 插页:1

版次: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10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定价:26.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引言

——说说婚姻的那些事

铜 浔

关于婚姻一说，曾有人向我提起过这样的观点，他说，其实婚姻就是一种契约，结婚是签约，离婚是解约。契约的内容由法定和约定两部分组成，法定便是我们现有的《婚姻法》及各项司法解释，约定就自由了，夫妻双方在不违法的情形下，可以自行约定很多内容。婚姻关系的存续期间便是夫妻双方履约的一个过程，谁违约，谁便承担违约责任，谁都有提前解约的权利，最终，可以和解、调解，也可以由法院判决。跟我说这一观点的人，是个律师，我当时并未完全同意他的见解。如此来理解婚姻，让人非常泄气，但是，如此来理解婚姻，也让人理性。

婚姻倒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它里面倒底包含些什么内容，我从来没有仔细想过，但是，我却认真看过《婚姻法》及司法解释。从法律中，我提炼了这样一些认识。且抛开因婚姻而衍生出的其他权利义务（如亲权、所有权、债权、债务等）来说，婚姻的灵魂，便是夫妻间的感情，感情在，婚姻活，感情无，婚姻亡。而因这一灵魂而产生出婚姻中最重要的权利义务，便是夫妻间的相互忠实。其实，这一点，就算没有法律这一底线，它也会是道义中的婚姻关系的底线。然而，这一底线，现在正普遍地被破坏着，成为婚姻崩溃的主旋律。我们不免由此想到那些婚姻中的背叛故事。《烟火之城》里便有。

面对背叛（仅说说男人的背叛），女人何为？

我们首先想到的，便是离婚，似乎只有离婚才是惟一的出路。果真如此吗？我怀疑。如果离婚只是为了泄愤，那是短视，如果离婚是为了

所谓的尊严，那是意气用事，如果离婚是为了别人的眼光，那就是彻底的愚昧了。站在此时的风口浪尖上，理性对待自己的婚姻，把所有关乎这一场婚姻的利与弊统统拿出来晒晒，当发现前者大于后者之时，那选择的方向是不言而喻的。

有人说，面对背叛时，离婚的理由有一千个，不离的理由，却只有一个。我在想，这大概就是指婚姻中的灵魂——感情吧。但是，当我们真真切切开始考虑这个问题时，才发现事实远非仅这一个理由便可支撑下去的。

事实上，我一贯都不喜欢在婚姻的问题上提出什么明确的观点。爱情是很私人的东西，婚姻也是，但婚姻却远远比爱情复杂。爱情只关乎两个人，而婚姻关乎一群人；爱情无需向别人交待，而婚姻却需要；爱情扯不上命运，而婚姻却大大有可能。对我来讲，爱情容易写，婚姻却难写。还有，还有……。所以，我认为婚姻是门相当复杂的学问，像这类复杂难耐的学问，不能轻易下结论，轻易给观点，轻易做指导。但无论如何，我们仍不能停止去寻求婚姻中的共通点，以达到自己解决现实中的困境。这样的共通点，有吗？也许有，我想到的，便是婚姻中的宽容。对那些已产生裂缝的婚姻，宽容是它得以维继的根本。这一点，是我始终坚持的。当然，前提是如果对方值得宽容对待。我不能确切说，这算不算得上是女人的智慧，但是，我却看到有女人因此而从中受益。

我不止一次说过一句话，我说，女人应该做到意识清晰，行为模糊。如果有人在这句话前面加上“聪明的女人”，这大概有些绝对了，不见得聪明的女人都会是这样的。我还是不得不承认，每个人的行事风格都会不同，到底如何才是适合自己并行之有效的，没有实践的考验与累积，真是很难说。在意识与行为这个问题上，我总是不得不分开来考虑，因为在我们的人生中，这两者其实大多数时候是不一致的，这一点，难有人不赞同吧。而在分开考虑时，我又总是不得不从它们相反的格局去思考问题，而这样一来，总觉得现实就更好把握了。这有些悲哀，但是，当我们明白一点，真相是残酷而可怕时，一切就容易接受了。别试图去接近真相，你只需要清楚地知道真相的各种可能性，压制住你心中对它探寻的难耐劲儿，离它一定距离，让制造它的那些人不清楚你的行为方向，这可能是保护自己最好的方法了。

安然冷冷地看着对方代理人，心中暗暗惊讶，因为她像极了自己的一位同事，聂琴。

无论是长相还是声线，连说话时的表情及庭上的表现都那么地相似。

而这位女律师，在庭上的发言却出奇地多，滔滔不绝。

安然无法明白她为何如此，因为自己当事人的让步应该足以令她暗自高兴了，她简直就该是欢欣鼓舞才对，何苦再这般于法庭之上絮絮叨叨没完，浪费自己的口舌及别人的时间，简直令人生厌。

安然盯着她的嘴，脑子里有微微膨胀之感，仿佛有无限的困意袭来，她感觉自己快要闭上双眼了。

就在这一刹那，对方代理人突然话锋一转。

“我的当事人现在就在庭外，他请求出庭。”

安然感觉突然被震了一下，无限诧异地盯着那位代理人，感觉她有病，不相信她是一位律师。

而同时，居然听见法官浑厚的声音。

“同意当事人出庭。”

安然又张大嘴看向法官，感觉自己是不是听错了，甚至觉得身处的不是法庭，而是一处玩庭审的游戏场所。

这时候，法庭的大门被推开了，一个男人的身影闪了进来，他缓缓地走向原告席，驻足而立，正面朝向安然。

安然震惊了，那居然是自己的老公，高寒。

她失声大叫着站起来。

叫声仿佛要将世人惊醒一般，当安然睁开眼时，才发现，其实她只是将自己从梦中唤醒了。

安然盯着天花板，足足愣了五分钟，这中间，她一直在确认一件事情，就是刚才停留于意识中的那些画面，到底是真是假。

首先，就于目前自己正躺在朝夕相伴的大床之上这一事实来看，刚才那些画面的确是在梦中成型的，只是一个梦。接下来，又开始搜罗那是否是真实发生过的事件，脑细胞被强烈地挤压着，在过往的记忆库里，没有针对这一事件而显得活跃的部分，这让安然舒了一口气。最后，居然有一个问题，开始在脑中盘旋起来，这是否有可能成为事实。

但是，这个问题仅仅只是作为一个问题的形式而存在着，它在瞬间被定格在了安然的脑壁之上，却没有能够深究的可能性，也许只是不敢深究罢了。

安然如是想着。

五分钟过去了，依次排列的脑部运动，至此暂停下来。

安然侧头望着身边人，高寒仍旧酣睡着，侧脸还是那般诚然可信，尽管脸部组织在增厚之中，无法与八年前的模样相比，但在安然看来，还是有吸引力的。

她情不自禁伸手去轻轻抚摸起那张脸来，感觉有些粗糙了，但是温热感及轻轻呼出的气息在安然的指间流动着，有种感触开始美妙起来，仿佛即将晕开一朵美丽的鲜花，在安然的心间静静绽放开来。

高寒偏了一下头，仍旧闭着双目，侧身过去，背对安然，安然不得不缩回自己的手，轻挪于腹部，沉沉地呼出一口气，紧闭一下眼，也侧身而去，与高寒背对背。

早餐过后，高寒提起包走到门厅，坐在矮凳之上，边穿鞋边跟安然说话。

“不一起走吗？”他问。

“不了，我晚点儿走。”安然边收拾桌面边回答。

“今天大概会忙一整天了。”高寒仿佛是在自言自语。

安然没有回应，对于这样的行踪交待法，虽谈不上麻木不仁，但已是习以为常了。

“你呢？今天安排多吗？”高寒穿好鞋，起身看着安然。

“待会儿要去顾问单位一趟，中午回事务所，准备一下周一开庭的案子，下午去跟杂志社的编辑见面。”

安然面无表情，如报告般列出自己今日的主要行事安排，她也习惯如此了。每日早晨回顾一下全天的安排，无论是工作的还是生活的，她喜欢按计划来行事。

“嗯，那我先走了。”

高寒仿佛得到了安然于心的承诺般，郑重地点点头，打声招呼，开门出去了。

安然连他的背影都没有望上一眼，直接进了厨房。

安然把餐具丢在水槽内，打开水龙头，清洗了抹布，再晾在柜壁上的挂勾上，然后盯着抹布发愣。

突然间，一切都沉静下来了，非常安静，静得感觉耳边有嗡嗡的膨胀感，安然居然有了短暂的晕眩，早上醒来时的那个问题又突然在脑壁上跳动起来。

她双手撑在橱柜上，不得不闭上双眼，低头屏住呼吸，仿佛不这般小心，身体就会在顷刻间倒下一般。

不久前的一个晚上，她跟高寒在一家西餐厅用餐时的情景，又浮上心头来，那是为了庆祝高寒终于跃入他们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才难得地浪漫了一回。

那晚，高寒表现得非常兴奋，整个过程中他都在为自己的未来畅谈着，安然细细听着，努力让每一句都进入到自己的心间去，然后用滤网稍稍过滤一下，丢去残渣，准确地说，就是那些与他们共同的未来无直接关联的东西，剩下的，或多或少都是相关的。

安然配合着高寒的兴致，面带笑容，目露赞赏，口吐美言，一杯一杯地啜着红酒，脑中却是在将那些过滤后的东西反复斟酌着，试图从中寻找出于他们的家庭、婚姻乃至她自己，是有多少实质性关联的，而其中，又有多少指着美好的方向。

这个过程在晚餐快结束之时，安然才不得不戛然而止，因为高寒停下不说了，而她却仍旧茫然于结论的飘渺。

说白了，她未能感知多少能深入心间的力量。

而他，只是在说自己的未来而已。

上车之时，安然提出想跟高寒拥抱一下，高寒愕然。

“大街上的，好意思吗？”

“怎么不好意思，我们是夫妻。”安然露出不满的表情。

高寒无奈地笑笑，勉强配合了她，并在她的背间轻轻拍了拍，感叹一句。

“你真不像个律师。”

“律师也是人。”

安然不以为然地拉开车门，坐了上去。

安然慢慢将双眼睁开，凝视着柜壁上的挂勾，感到情绪在发生着变化，由不安渐渐转为了恐惧。梦中的高寒，与自己对峙于法庭之上的情景，仿佛并不飘渺，反而有些真切起来。

她使劲摇摇头，反复想着庄洁的话，因为长期做离婚案的缘故，一些不良的心理暗示已经开始在自己的心间生根了，这只是一种职业病而已，无需将之真正等同于自己的生活。需要做的，就是尽力克服掉这些不良心理的暗示，努力回归于平常人的心态。

安然深深叹一口气，放开了双手。

二十分钟后，安然坐在自己的车里，跟顾问单位的老板谢世杰通电话。

“谢总，我二十分钟后就可以到你的办公室了。”安然说道。

“不用来我办公室，找其他地方见面吧。”谢世杰平静地说道。

“其他地方？”安然感觉有些奇怪。

“是的，到离我办公室不远的地方，就去上清寺吧。”他不容争辩的口吻。

挂断手机后，安然没有立刻发动车子，而是在心里盘算着谢世杰的非常举动。

谢世杰是丰信公司最大的股东，当然也是董事长，法定代表人，他是丰信绝对的老板。去年，安然在朋友的推荐之下，成为了丰信的法律顾问。这家注册资金两千万的公司，常常运作着标的金额上亿的合同，风险非常之大，需要法律顾问把关合同是毋庸置疑的。当开始真正接触到实质上的法律服务之时，面对几十页的合同，安然起初还真有些不知所措，担心自己把握不好，出差错。在几次向同事请教之后，她才开始摸索到了要领，也懂得了如何跟谢世杰打交道。

丰信是家工程建设公司，十多年前由谢世杰与其妻子白手起家创办。曾经只是靠打游击战做零散的小工程维持，几年之后便发展为正式的有限公司，取得相应的资质，并拥有其稳定的客户资源，这之后，其妻子便退出公司事务安心在家相夫教子。谢世杰便开始吸纳新的投资人慢慢将公司做大，他是个聪明至极之人，总有自己的一套业务理论，有时甚至不按法律及常规办事，但却总能巧避风险如约履行各类施工合同，

最后将收益收入囊中。在经过了最艰难的积累阶段后，他又开始推行内部调整策略，巧妙地设计将部分意见相左的投资股东逐一排挤出公司，直到最后，保证其成为了丰信的绝对控股人。

丰信及谢世杰的这些历史，全是朋友叶蓉告诉安然的。叶蓉是安然从小一块长大的密友，在一家著名房地产公司洪泰地产做销售副总监，叶蓉在房地产业也算混了十来年了，发展一直平稳，在业内的关系网也算不大不小的了。丰信跟洪泰地产有业务往来，故叶蓉跟谢世杰也算认识。

在去年洪泰举办的年终庆典上，谢世杰于席间向叶蓉提及想更换法律顾问一事，叶蓉立刻瞅准时机向其推荐了安然，并即刻力怂谢世杰第二天就安排见面，谢世杰碍于情面，也就同意了。叶蓉马上找个借口离席，到外面给安然打电话，让她立刻做准备。安然接到电话后还有些晕，因为她从未向工程建设公司提供过专业性的法律服务，一时真不知该如何准备。不过还好，因为自己平时在事务所里的人际关系不错，其中一位资深律师钟泽，在这方面算是专业性较强的了，安然想到了他，于是立刻与钟泽联系。在电话中，安然向钟泽讨教了一些要领，第二天一早又去办公室，钟泽将自己曾经做出的，行之有效的法律服务方案提供给了安然，并嘱咐了她如何应对，安然一一接纳，并将方案中的重点全数背下。

与谢世杰初次见面时，安然就递上方案，略作说明，凭借其多年做律师所积累的应变能力，对谢的询问也基本能应付，再加上因长期在办理离婚案中所培养而成的亲和力及耐心的倾听，第一面就给谢世杰留下了较好的印象，不久，顾问合同也就签了。

在大半年的摸索之中，安然靠着同事的帮助，及自己超强的领悟能力，对丰信的服务业务基本可以应付自如了，并在不断进步之中。安然已不止一次为自己感到庆幸，照此发展下去，如果能在该项领域内站稳根基，也许自己也有机会转领域吧，以非诉业务为主，并且客户皆是这样性价比极优的，这也算完成了自己的心愿，终于可以脱离专营离婚诉讼的苦恼了。

在对丰信的服务中，安然几乎就是在与谢世杰打交道。

他是个凡事皆爱亲力亲为之人，当然，只是在一些较为重要的事件

中。他对身边人的信赖感很弱，仿佛一切事物，只能依靠自己。他同时又是个缺乏安全感的人，感觉一切若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那便是非常可怕的，他甚至愿意放弃该项业务。

由于职业及其性情的关系，安然善于洞察人心，敏感于世，并处事得当，在无形之中，她取得了谢世杰的信任，每每有事，哪怕只是一项内部决策，他都有可能询问安然的意见。一般是在电话中做沟通，有时也会要求安然亲临办公室，当面谈谈。

所以，与谢世杰的交道方式，除了电话就是办公室，而除此之外的，还从未发生过。

但今日，谢世杰却突然改变方式，这令安然感到非常奇怪，不禁开始琢磨起谢世杰将要跟自己所谈的内容来。

她预感此次谈话会有两种可能，一来与丰信的业务本身无关，二来就算有关，定是需要相当避讳的内容。

这样一来，安然无形中有了紧张感。对于自己下一步的无可把握，她总是本能地产生紧张感，这于自己的职业本身是不良的。要求以冷静理智的心态应付于不同的突发状况，是一位优秀律师必备的职业素质，安然在这一点上，总是很难达到。所以，她清楚自己与钟泽这类律师的区别，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在律师这条道路上所能涉及的广度及深度。

停止思索，安然驱车去了上清寺的那家布阿衣。

推门而入时，安然就意识到，这店属于谢世杰的风格，深沉寂静。

安然站在门口，略微停顿了一下，朝大厅内轻放了几眼，开门时，挂在门上的铃铛还在摇晃着它的余音，接踵而来的，便是轻缓美妙的爵士音乐。安然轻轻侧脸，看见门厅侧边的玻璃展示柜里面陈列着各式美丽的小蛋糕，造型色彩都颇为吸引人，而用材也能看出非常考究，凭此，安然就能感觉到这家店的档次，中上吧。

一位穿着干净整洁的店员含笑朝安然走来。

“欢迎光临。”

安然回笑致意。

店员将安然引至大厅内，安然向四周搜索一番，发现自己是第一位

客人，难怪，这才上午十点嘛。

安然朝窗边的位置指了指，店员便引她过去。

坐定后，安然点了一杯红茶，然后给谢世杰发了一条短信，告之自己已先行到达，之后便静静等待着。

两分钟后，安然收到谢世杰的短信：不好意思，在路上，请稍等五分钟。

安然愣愣地看着手机，更加觉得谢世杰今日的不寻常。在顾问单位老板的眼里，律师只是向自己提供法律服务的对象而已，一般情况之下，他们从来都是比较强势的，除了那些真正的大律师，双方位置其实很难平等，只有遇上讲究礼节的老板，才会对律师客气不已，但以安然及其同事们的资历来看，实属少见，至少，谢世杰绝对不是。

由此，安然便意识到，谢世杰将要跟自己所谈的内容，一定不寻常。

茶喝到一半，谢世杰终于出现了，安然看着他西装领带的正经样儿，一个老气的帅男人。趁他未到跟前时，安然只用一眼，便全身地打量了他，因为长期坚持锻炼的缘故，身材还算保持得很好。

谢世杰在离安然两米之距时，停下了，皱皱眉。

“这个位置不好。”

他嘴里发出啧啧的声响，脸上有不满的表情，同时将目光扫向大厅靠内侧的方向，停顿几秒后，说道：“坐那边去吧。”同时用脸部举动向安然示意方向，并自顾自地朝里面走去。

安然看着他的背影，默默不语，起身跟随。

他直接走到最边缘的位置上坐定，那是一个非常安静的角落。他伸手朝店员做个手势，店员立刻快步走到他身边。

“给我一杯黑咖啡。”

谢世杰看了店员一眼，又转眼盯向安然。

“刚才你喝的什么？”他问。

“红茶。”安然轻声说道。

“给这位女士一杯红茶。”

店员拿着还未递出的水单，如得令般快速离开了。

谢世杰观察了一下安然的脸部表情，看似还算平静，他轻轻做了一个吞咽的举动，并伴随调整呼吸的努力，尽管已非常小心了，但这样不平静的心态，仍旧没有逃过安然的眼力，但她移开自己的目光，假意视而不见。

“很抱歉，把安律师约来这里谈事情。”谢世杰终于开口了。

“没关系的。”安然淡淡地笑了一下。

“因为这次谈的，是我的私事，所以实在不适合在办公室里谈论。”谢世杰眼中露出难得的怯意。

安然暗暗吃惊，尽管有所心理准备，但面对面时，还是有些不适应。

“哦，明白了，那请说吧，有什么事？”

安然平静地说道，语调中尽量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力求让谢世杰感觉轻松并信任。

可能正是因为安然是如此这般懂得角色的轻重，能快速感知当前气氛的状况，并恰如其分地表现出自己该有的反应，所以，谢世杰才会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开始信任起她来，这份信任其实就是起源于放心，对于安然处事的放心。

“说出来，也怪让我难堪的。”谢世杰叹一口气，目光低垂，仿佛在酝酿合适的用词。

安然克制住自己被勾起的好奇之心，默然以对。

“我的婚姻，出现了一些状况，我太太，跟我提出离婚了。”

安然吃惊不已，嘴巴微咧开来，她无法克制住自己这样的本能举动，幸好谢世杰未抬头看她，估计他此刻的心情，也不好受。

停顿了几秒，谢世杰继续说道：

“我当然是不同意的，可是太太很坚决的样子，她已经直接向法院起诉了，我昨天收到了传票。你是知道的，以我的状况，不太有可能去应付这样的事情，所以，我需要请一位律师。我听说你在这方面比较有经验，所以立刻就想到了你。”

他又停下了，抬眼看着安然，有试探的意味。

安然在刹那间就开始进入到了职业的状态，她在心里立刻对当事人的情况及心态作了简短的分析。

谢世杰是商人，所以他的目的性很强，事件的开场白也就表达得相当清晰及充分了。他面临一场离婚诉讼，他太太的态度是坚决的，而他是不想离婚的。既然目前已走到必然的诉讼程序，他是不得不应对了，但是，他不愿亲自面对。他所指的以他的状况，其实主要是指他所处的社会境地，他是商人，名誉看得相当重的，家庭丑闻势必会给他带来不良的社会影响，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同时，他也清楚婚姻诉讼的过程，必将会给自己带来不少的烦恼，而他每日本身要应付如此之多的繁杂事务，如果再加上离婚的纠缠，他的苦恼，可想而知。至于有没有感情难耐的成分，目前这一点，不在安然需要考虑的范围。明白了这些，就已经清楚谢世杰为什么想请律师了。

而谢世杰似乎已对自己擅长离婚诉讼的经历有所了解，至于渠道，安然明白很可能也是通过叶蓉而来的，那家伙很有可能将自己吹上了天，没有安然搞不定的离婚诉讼，没准儿这样的话她都可能说出来的。

但是，安然清楚一点，如果谢世杰真要请她，这场诉讼与以往的，会有所不同，因为他的财产势必是普通人所无法比拟的，就丰信中的股份就是相当可观的了，而像他这样的男人不愿离婚，其实有相当的因素都是因为无法面对分割财产的痛苦。抛开感情及子女的成分，对于这类有钱人的离婚大战，说白了，就是财产的争夺大战。这样一来，安然意识到，要帮眼前这位精明又敏感的男人去争夺这世上于他非常重要之物，搞不好是他觉得最重要的，是需要十分小心的事情，稍微处理不好，就会影响自己的顾问业务。

“嗯，我明白了。谢总，我的确做离婚案比较多，但是，每一个具体的个案肯定都会有所不同，诉讼的方案也会不同，虽然我有一些经验，但不敢保证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能令当事人都满意。不过，如果我能以我所积累的经验帮到你，我倒是非常乐意的。”

安然字斟句酌地说道，她觉得自己已非常小心地回应了，既不能放过可能到手的案子，也不留给当事人绝对的希望，退路，随时都要为自己留着。还有，话，不能说得太明白，有时候将主动权交给对方，是对自己的有效保护。

“嗯。”

谢世杰点点头，看样子，对安然的回应并无不满，其实，他心中已了然安然话中的隐藏之意，毕竟自己也是洞察人心的高手。

他未急于再开口，而是抬眼看向通道，因为这时店员正端着托盘走来了。

谢世杰端起咖啡杯，轻轻啜了一小口，苦涩感顷刻间在口中蔓延开来，这样的口感使得意志力加强，有利于自己的思考。他盯着小托盘，想着自己的下一步，不想让安然看出自己的无助。他的所有举动都必须表现得自然一些。于是，他又慢慢啜了第二口，以在再次开口前，给自己充分思考的时间。

安然自然而然地端起茶杯，也慢慢啜起来，配合着短暂的沉默气氛。

此刻，安然又突然觉得，做诉讼业务也有这样的好处，前期，当事人在你面前总是很自然地就变得谦卑起来，因为他们那时都是相当无助的，无论他们如何掩饰，包括像谢世杰这样经历老道的商人，一旦遇上离婚的痛苦，都是一样的，无一例外，所不同的，只不过是掩饰得更好罢了。

谢世杰放下咖啡杯，觉得应该直入主题了。

“安律师，如果我请你做我的诉讼代理人，我应该怎样来配合你呢？”

谢世杰问出了一句高水平的话，安然在心里暗暗念叨了一句。

这明显是在撇开主枝而故意纠缠旁枝，以达到试探对方能力及态度的目的。安然意识到，不用跟他兜圈子了，与这样的对手过招，不能完全玩虚的，要实打实的。

“谢总，我需要先了解你的态度，这包括你对离婚这件事本身的态度，以及你的思想准备。思想准备也就是指，如果法官判离，你希望会是怎么样的结果。我所指的结果，我想你是明白的。”安然平静地说道。

“我不想离婚，我根本也不会去考虑法官判离的可能性，因为我绝对不能接受法官判决我们离婚的结果。”谢世杰一脸的笃定。

安然微微吃惊，感觉谢世杰的反应超出自己的预料了。

“谢总，我理解你的心情。法官是否判离，这还是需要看案情本身的状况。在我们国家，判离的标准除却不适宜结婚的情况之外，主要是指身体方面的疾病，另外就是夫妻之间感情确已破裂了。你刚才说到你太太是坚决要离婚的，而你反对离婚，所以，在你们的离婚案中，仅就

是否判离的问题上，关键就要看你太太所能向法庭举实的证明你们感情确已破裂的证据了。”

安然停下看谢世杰的表情，她意识到，其实谢世杰想要了解的，只是法官判决不予离婚的可能性，所以她只需要把思考的方向，为他点出来即可。

看样子他真是不想离婚的，原因为何，安然并不想探听，对谢世杰这样的当事人，软性的东西了解得越少越好。

“这样的证据，怎么能举得出呢？”

谢世杰嘴角带着轻蔑的笑，安然明白，谢世杰清楚这类无形的事物，真是很难物化的，这的确也是离婚诉讼中的难题。

但是，安然觉得应该给对方以必要的提醒。

“这样的证据，在法庭上的确难以用书证或物证的方式提供，一般都是当事人自己在庭上陈述，当然也有另外一些可能性。”

安然停顿片刻。

“什么可能性？”

“比如，夫妻一方对婚姻不忠实，或是威胁到对方的人身安全的，前者主要是指重婚或与他人同居的情形，后者则是家庭暴力或是虐待、遗弃行为，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对方又能举出实质性的证据，比如照片、录音，或是一些基层组织提供的相应证明，甚至重要的人证，这就不同了。我只是部分列举了一下，当然还有其他的，但这几类是属于普遍情况，总之，就是要让法官相信，感情已破裂到无法修复的程度了。”

谢世杰的表情突然变得凝重起来，嘴角微微抽动了一下，这些变化当然逃不过安然的眼晴。以安然的敏锐观察力，只需要稍稍用脑想一下，像谢世杰这样的男人在外没些风流事，可能性不大。

又是一阵沉默，安然觉得需要转转话锋。

“当然，就算是这样，所谓那些证据也是相当难以提供的，即便提供了，也不是就一定被采信，而且，对方也可以想办法在法庭上一一予以驳斥。”

“哦？”谢世杰的眼睛明显亮了一下。

“我需要说明，一般情况下，离婚案法官必会先行调解。在调解之中，法官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表现大致就在心中有了方向了，而以我的经验来看，就算最终调解不成，如果原告举不出充分的证据，在第

一次的诉讼之中，法官不会轻易判离的。如果判决不准离婚，那么原告只好在六个月之后再行起诉。当然，如果这期间有了新情况或是新理由，也就是有了足以证明感情已破裂的证据，原告方仍旧可以再行起诉。如果是这样，一般来讲，第二次起诉成功了，那么判离的可能性就极高了。”

安然说完后，闭口不语，而是端起茶杯静静地喝茶。

谢世杰一动不动，盯着面前的咖啡杯，沉思片刻，缓缓开口。

“我明白了，如果她是下定了决心的，那么现在的关键，就是看她要如何向法官证明了。”

安然放下茶杯，思忖着。

谢世杰突然想到什么，抬眼盯着安然。

“安律师，你在×北区法院有熟人吗？我意思是……”他停下，低眉做个为难的态度，“如果走到没有退路的情况之下，我想靠些必要的手段，我的意思，你应该懂吧？”

安然平静地看了他一眼，她明白，这终将是会被提出来的要求，只是在离婚诉讼中，这算是被稍稍提前了一些的。

“承办法官是谁？”安然轻声问道。

谢世杰立刻拉开西服边，从内侧衣袋抽出一叠折得很整齐的纸，递给安然，安然接过来打开看，有两页纸，一页是出庭传票，一页是合议庭组成通知。

安然先是扫了扫合议庭人员的姓名，没有任何表情，然后再看看传票，清楚距离开庭日大概还有一个半月。

“主审法官的名字有点眼熟，可能曾经打过交道，好像印象中，是个平易之人。”

安然故意用一种含混的方式道来与法官的相识。

“是吗。”谢世杰轻叹一口气，皱皱眉，“那么说来，还算是比较好打交道的喽。关键是，如果由你来做我的诉讼代理人，你会有多少成把握？”

谢世杰忍不住直截了当了。

安然明白他的意思，这是安然比较痛恨做的事情，每每遇到这样的情况，她都会产生本能的排斥感。

“很难说。谢总，如果是要抛开技术层面来讲的话，我现在无法给